



鲁迅全集

小说散文诗集

杂文诗歌

杂文6 诗歌

鲁迅 著

鲁迅

鲁迅
小说 杂文
散文 诗歌
全集

杂文6 诗歌 鲁迅 著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 北京 ·

目录

集外集

一九〇三年

- 斯巴达之魂 3
说钼 9

一九一八年

- 梦 13
爱之神 14
桃 花 15
他们的花园 16
人与时 17
渡河与引路 18

一九二四年

- “说不出” 20
记“杨树达”君的袭来 22
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正 27
烽话五则 29
“音乐”？ 30
我来说“持中”的真相 32

一九二五年

Petöfi Sándor 的诗	33
咬嚼之余	36
咬嚼未始“乏味”	38
杂语	39
编完写起	40
俄文译本《阿 Q 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42
田园思想（通讯）	45
流言和谎话	46
通信	48

一九二六年

《痴华鬘》题记	49
《穷人》小引	50
通信	53

一九二七年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55
----------------	----

一九二九年

《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	61
关于《关于红笑》	63
通讯：关于孙用先生的几首译诗	67

一九三二年

《淑姿的信》序	70
---------------	----

一九三三年	
选 本.....	71

诗	
哭范爱农	74
送 O.E. 君携兰归国	75
无 题.....	76
赠日本歌人	77
湘灵歌.....	78
自 嘲.....	79
无 题.....	80
二十二年元旦	81
题《彷徨》	82
题三义塔.....	83
悼丁君.....	84
赠人	85
阻郁达夫移家杭州	86

集外集拾遗

一九一二年	
怀旧（周逴）	89
一九一九年	
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	95

一九二〇年

- 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德国尼采作） 97

一九二四年

- 又是“古已有之” 111
高尚生活（荷兰 Multatuli 作） 113
无礼与非礼（荷兰 Multatuli 作） 115
通 讯 116

一九二五年

- 诗歌之敌 117
关于《苦闷的象征》 121
“忽然想到”附记 124
咬嚼之余 125
咬嚼未始“乏味” 131
《陶元庆氏西洋绘画展览会目录》序 134
聊答“……” 135
报《奇哉所谓……》 138
这是这么一个意思 144
《苏俄的文艺论战》前记 146
通 讯 148
通 讯 149
通 讯 150
来 信 151
一个“罪犯”的自述 153
启 事 155

编完写起	162
我才知道	163
“田园思想”	164
女校长的男女的梦	167
一九二六年	
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	169
《何典》题记	171
《十二个》后记	172
《争自由的波浪》小引	175
一九二七年	
老调子已经唱完	177
《游仙窟》序言	183
一九二九年	
《近代木刻选集》(1) 小引	184
《近代木刻选集》(1) 附记	186
《蕗谷虹儿画选》小引	188
《近代木刻选集》(2) 小引	190
《近代木刻选集》(2) 附记	192
《比亚兹莱画选》小引	194
哈漠生的几句话	196
一九三〇年	
《新俄画选》小引	199

文艺的大众化	202
《浮土德与城》后记	203
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	208
《静静的顿河》后记	210
《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序言	212
一九三一年	
《铁流》编校后记	213
好东西歌	221
公民科歌	222
南京民谣	223
一九三二年	
“言词争执”歌	224
今春的两种感想	225
一九三三年	
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	228
《不走正路的安得伦》小引	230
译本高尔基《一月九日》小引	233
《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后记	234
《北平笺谱》序	239
一九三四年	
《引玉集》后记	241
上海所感	246

一九三六年

- 《城与年》插图本小引 249

诗

- 自题小像 251
哀诗三首（悼范爱农） 252
赠邬其山 254
无 题 255
送增田涉君归国 256
无 题 257
偶 成 258
赠蓬子 259
一二八战后作 260
教授杂咏三首 261
所 闻 262
无 题 263
答客诮 264
赠画师 265
题《呐喊》 266
悼杨铨 267
无 题 268
报载患脑炎戏作 269
无 题 270
秋夜有感 271
亥年残秋偶作 272

附录

《未名丛刊》与《乌合丛书》广告.....	273
《奔流》凡例五则.....	274
《艺苑朝华》广告.....	275
《文艺连丛》	276
《译文》终刊号前记	278
绍介《海上述林》	279

附录

自传	283
鲁迅先生年谱	285
鲁迅先生的名·号·笔名	296

集外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斯巴达之魂

西历纪元前四百八十年，波斯王泽耳士大举侵希腊。斯巴达王黎河尼佗将市民三百，同盟军数千，扼温泉门。（德尔摩比勒）敌由间道至。斯巴达将士殊死战，全军歼焉。兵气萧森，鬼雄昼啸，迨浦累皆之役，大仇斯复，迄今读史，犹懔懔有生气也。我今掇其逸事，贻我青年。呜呼！世有不甘自下于巾帼之男子乎？必有掷笔而起者矣。译者无文，不足模拟其万一。噫，吾辱读者，吾辱斯巴达之魂！

依格那海上之曙色，潜入摩利逊之湾，衣驮第一峰之宿云，亦冉冉呈霁色。湾山之间，温泉门石垒之后，大无畏大无敌之希腊军，置黎河尼佗王麾下之七千希腊同盟军，露刃枕戈，以待天曙。而孰知波斯军数万，已乘深夜，得间道，拂晓而达衣驮山之绝顶。趁朝暾之瑟然，偷守兵之微睡。如长蛇赴壑，蜿蜒以逾峰后。

旭日最初之光线，今也闪闪射垒角，照此淋漓欲滴之碧血，其语人以昨日战争之烈兮。垒外死士之残甲累累成阜，上刻波斯文“不死军”三字，其示人以昨日敌军之败绩兮。然大军三百万，夫岂惩此败北，夫岂消其锐气。噫嘻，今日血战哉！血战哉！黎河尼佗终夜防御，以待袭来。然

天既曙而敌竟杳，敌幕之鸟，向初日而噪，众军大惧；而果也斥候于不及防之地，赉不及防之警报至。

有奢刹利人曰爱飞得者，以衣驮山中峰有他间道告敌；故敌军万余，乘夜进击，败佛雪守兵，而攻我军背。

咄咄危哉！大事去矣！警报戟脑，全军沮丧，退军之声，嚣嚣然挟飞尘以磅礴于军中。黎河尼佗爰集同盟将校，以议去留，佥谓守地既失，留亦徒然，不若退温泉门以为保护希腊将来计。黎河尼佗不复言，而徐告诸将曰：“希腊存亡，系此一战，有为保护将来计而思退者，其速去此。惟斯巴达人有‘一履战地，不胜则死’之国法，今惟决死！今惟决死战！余者其留意。”

于是而胚罗蓬诸州军三千退，而访嘻斯军一千退，而螺克烈军六百退，未退者惟刹司骇人七百耳。慨然偕斯巴达武士，誓与同生死，同苦战，同名誉，以留此危极凄极壮绝之旧垒。惟西蒲斯人若干，为反复无常之本国质，而被抑留于黎河尼佗。

嗟此斯巴达军，其数仅三百；然此大无畏大无敌之三百军，彼等曾临敌而笑，结怒欲冲冠之长发，以示一瞑不视之决志。黎河尼佗王，亦于将战之时，毅然谓得“王不死则国亡”之神诫；今无所迟疑，无所犹豫，同盟军既旋，乃向亚波罗神而再拜，从斯巴达之军律，舆榇以待强敌，以待战死。

呜呼全军，惟待战死。然有三人焉，王欲生之者也，其二为王戚，一则古名祭司之裔，曰豫言者息每卡而向以神诫告王者也。息每卡故侍王侧，王窃语之，彼固有家，然彼有子，彼不欲亡国而生，誓愿殉国以死，遂侃然谢王命。其二王戚，则均弱冠矣；正扶大好头颅，屹立阵头，以待进击。而孰意王召之至，全军肃肃，谨听王言。噫二少年，今日生矣，意者其雀跃返国，聚父母亲友作再生之华筵耶！而斯巴达武士岂其然？噫，如是我闻，而王遂语，且熟视其乳毛未褪之颜。

王：“卿等知将死乎？”（少年甲）“然，陛下。”（王）“何以死？”（甲）“不待言：战死！战死！”

王：“然则与卿等以最佳之战地，何如？”（甲乙）“臣等固所愿。”
王：“然则卿等持此书返国以报战状。”

异哉！王何心乎？青年愕然疑，肃肃全军，谛听谛听。而青年恍然悟，厉声答王曰，“王欲生我乎？臣以执盾至，不作寄书邮。”志决矣，示必死矣，不可夺矣。而王犹欲遣甲，而甲不奉诏；欲遣乙，而乙不奉诏。曰，“今日之战，即所以报国人也。”噫，不可夺矣。而王乃曰，“伟哉，斯巴达之武士！予复何言。”一青年退而谢王命之辱。飘飘大旗，荣光闪烁，于铄豪杰，鼓铸全军，诸君诸君，男儿死耳！

初日上，征尘起。睁目四顾，惟见如火如荼之敌军先锋队，挟三倍之势，潮鸣电掣以阵于斯巴达军后。然未挑战，未进击，盖将待第二第三队至也。斯巴达王以斯巴达军为第一队，刹司亥军次之，西蒲斯军殿；策马露刃，以速制敌。壮哉劲气亘天，骏鸟退舍。未几惟闻“进击”一声，而金鼓忽大振于血碧沙晶之大战斗场里；此大无畏，大无敌之劲军，于左海右山，危不容足之峡间，与波斯军遇。呐喊格击，鲜血倒流，如鸣潮飞沫，奔腾喷薄于荒矶。不刹那顷，而敌军无数死于刃，无数落于海，无数蹂躏于后援。大将号令，指挥官叱咤，队长鞭遁者，鼓声盈耳哉。然敌军不敢迎此朱血涂附，日光斜射，愈增耀灿，而霍霍如旋风之白刃，大军一万，蜂涌至矣。然敌军不能撼此拥盾屹立，士气如山，若不动明王之大磐石。

然未与此战者，犹有斯巴达武士二人存也；以罹目疾故，远送之爱尔俾尼之邑。于郁郁闲居中，忽得战报。其一欲止，其一遂行。偕一仆以赴战场，登高远瞩，呐喊盈耳，踊跃三百，勇魂早浮动盘旋于战云黯淡处。然日光益烈，目不得瞬，徒促仆而问战状。

刃碎矣！镞尽矣！壮士歼矣！王战死矣！敌军猬集，欲劫王尸，而我军殊死战，咄咄……然危哉，危哉！其仆之言盖如是。嗟此壮士，热血滴沥于将盲之目，攘臂大跃，直趋战垒；其仆欲劝止，欲代死，而不可，而终不可。今也主仆连袂，大呼“我亦斯巴达武士”一声，以闯入层层乱军里。左顾王尸，右拂敌刃，而再而三；终以疲惫故，引入热血朱殷之垒后，而此最后决战之英雄队，遂向敌列战死之枕。噫，死者长已矣，而我闻其言：

汝旅人兮，我从国法而战死，其告我斯巴达之同胞。

巍巍乎温泉门之峽，地球不灭，则终存此斯巴达武士之魂；而七百刹司骇人，亦掷头颅，洒热血，以分其无量名誉。此荣光纠纷之旁，犹记通敌卖国之奢刹利人爱飞得，降敌乞命之四百西蒲斯军。虽然，此温泉门一战而得无量光荣无量名誉之斯巴达武士间，乃亦有由爱尔俾尼目病院而生还者。

夏夜半阑，屋阴覆路，惟柝声断续，犬吠如豹而已。斯巴达府之山下，犹有未寝之家。灯光黯然，微透窗际。未几有一少妇，送老妪出，切切作离别语；旋铿然阖门，惨淡入闺里。孤灯如豆，光影成三；首若飞蓬，非无膏沐，盖将临蓐，默祝愿生刚勇强毅之丈夫子，为国民有所尽耳。时适万籁寥寂，酸风戛窗，脉脉无言，似闻叹息，忆征戍欤？梦沙场欤？噫此美少妇而女丈夫也，宁有叹息事？叹息岂斯巴达女子事？惟斯巴达女子能支配男儿，惟斯巴达女子能生男儿。此非黎河尼佗王后格尔歌与夷国女王应答之言，而添斯巴达女子以万丈荣光者乎。噫斯巴达女子宁知叹息事。

长夜未央，万籁悉死。噫，触耳膜而益明者何声欤？则有剥啄叩关者。少妇出问曰：“其克力泰士君乎？请以明日至。”应曰，“否否，予生还矣！”咄咄，此何人？此何人？时斜月残灯，交映其面，则温泉门战士其夫也。

少妇惊且疑。久之久之乃言曰：“何则……生还……污妾耳矣！我夫既战死，生还者非我夫，意其鬼雄欤。告母国以吉占兮，归者其鬼雄，愿归者其鬼雄。”

读者得勿疑非人情乎？然斯巴达固尔尔也。激战告终，例行国葬，烈士之毅魄，化无量微尘分子，随军歌激越间，而磅礴戟刺于国民脑筋里。而国民乃大呼曰，“为国民死！为国民死！”且指送葬者一人曰，“若夫为国民死，名誉何若！荣光何若！”要不然者，则将何以当斯巴达女子之嘉名？诸君不见下第者乎？泥金不来，妇泣于室，异感而同情耳。今夫也不良，二三其死，奚能勿悲，能勿怒？而户外男子曰：“唉烈娜乎？卿勿疑。予之生还也，故有理在。”遂推户脱扃，潜入室内，少妇如怨如怒，疾诘其故。彼具告之。且曰，“前以目疾未愈，不甘徒死。设今夜而有战地也，即洒吾血耳。”

少妇曰，“君非斯巴达之武士乎？何故其然，不甘徒死，而遽生还。则彼三百人者，奚为而死？噫嘻君乎！不胜则死，忘斯巴达之国法耶？以目疾而遂忘斯巴达之国法耶？‘愿汝持盾而归来，不然则乘盾而归来。’君习闻之……而目疾乃更重于斯巴达武士之荣光乎？来日之行葬式也，妾为君妻，得参其列。国民思君，友朋思君，父母妻子，无不思君。呜呼，而君乃生还矣！”

侃侃哉其言。如风霜疾来，袭击耳膜；懦夫懦夫，其勿言矣。而彼犹嗫嚅曰，“以爱卿故。”少妇拂然怒曰，“其诚言耶！夫夫妇之契，孰则不相爱者。然国以外不言爱之斯巴达武士，其爱其妻为何若？而三百人中，无一生还者何……君诚爱妾，曷不誉妾以战死者之妻。妾将婉矣，设为男子，弱也则弃之泰噶托土之谷；强也则忆温泉门之陈迹，将何以厕身于为国民死之同胞间乎？……君诚爱妾，愿君速亡，否则杀妾。呜呼，君犹佩剑，剑犹佩于君，使剑而有灵，奚不离其人？奚不为其人折？奚不断其人首？设其人知耻，奚不解剑？奚不以其剑战？奚不以其剑断敌人头？噫，斯巴达之武德其式微哉！妾辱夫矣，请伏剑于君侧。”

丈夫生矣，女子死耳。颈血上薄，其气魂魂，人或疑长夜之曙光云。惜也一应一答，一死一生，暮夜无知，伟影将灭。不知有慕溪烈娜之克力泰士者，虽遭投梭之拒，而未能忘情者也。是时也，彼乃潜行墙角以去。

初日瞳瞳，照斯巴达之郊外。旅人寒起，胥驻足于大逵。中有老人，说温泉门地形，杂以往事；昔也石垒，今也战场，絮絮不休止。噫，何为者？——则其间有立木存，上书曰：

“有捕温泉门堕落武士亚里士多德者至者膺上赏。”

盖政府之令，而克力泰士所诉也。亚里士多德者，昔身受迅雷，以霁神怒之贤王，而其余烈，乃不能致一士之战死，咄咄不可解。

观者益众，聚讼嚣嚣。遥望斯巴达府，有一队少年军，鍪甲映旭日，闪闪若金蛇状。及大逵，析为二队，相背驰去，且抗声而歌曰：

“战哉！此战场伟大而庄严兮，尔何为遗尔友而生还兮？尔生还